

高爾基

傳記小說



光華叢刊之四

高爾基

傳記小說

A·羅斯金著
高一虹·戈寶權等譯
光華書店發行

1940年

光華書店
對面廣平人印務
部十一百號

高爾基

著者 A. 羅斯金

譯者 葛一虹 茅盾

出版者 北門出版社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GAURGI

A-LUOSGANG ZHU

YI-HUNG DENG YI

一九四五年六月第一次版

一九四八年連初版

發行一千冊

這是一本用小說筆調寫的高爾基傳，它是多麼生動、簡明而深刻地將一個巨人的事蹟與一顆藝術家的良心呈現在你的面前。

序

郭沫若

蘇聯作家△·羅斯金氏所作『高爾基傳』至爲簡明扼要，善能傳神。余所見者乃一九四四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出佛除堡氏之英譯本，本譯亦據此英譯本而成。

譯者茅盾，戈寶權，郁文哉，葛一虹諸兄是無須乎介紹的。因爲要趕着在六月十八日高爾基逝世紀念日出版，故由四位朋友分擔譯事，各窮四五日之力而成，是值得感謝的。一二兩章出於戈，三至六章出於茅，七至十一章出於葛，最後兩章出於郁。全書校正，統一譯名及加註等工作統由寶權兄負責，尤爲感激。

中蘇文化協會研究委員會開始工作僅僅一兩個月，得到四位好友的協助，並得於極有文化意義之紀念日出版第一種書籍，是尤其值得感謝的。高爾基逝世紀念日，我自己或許會在莫斯科參加了，臨別之前始得見四位好友的工作完成，特誌此數語，兼致慶賀。

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

目次

序 (郭沫若)	一
第一章 童年時代	一
第二章 在喀山	一六
一 「辯論家」	
二 兩家麵包舖	
三 「馬卡爾生活中的一件意外的事變」	
四 鄉村的商店	
第三章 鐵路上的守夜人	三三
第四章 「老櫟樹之歌」	三七
第五章 漁浪	四三
第六章 第一篇小說	五三
第七章 伊古迭爾·赫拉米達	五五

第八章 聲譽

第九章 麥特赫堡和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監獄

第十章 夜鶩和探子

第十一章 在藝術劇場的舞台上

第十二章 三次革命

第十三章 作家與戰士

一、貝爾卡中第一科羅特基

二、貝爾卡中第二科羅特基

三、貝爾卡中第三科羅特基

第十四章 古列里

第十五章 庫拉

第十六章 庫拉

目次

三
七
八
八
一〇

第一章 童年時代

「我們呼吸着悲哀，我們被悲哀所包圍着。」

——諺語——

一個陰雨天，在墓場的一個荒涼的角落裏，滑黏的泥土，一曲棺材，在棺材蓋上跳着兩隻青蛙，——這就是在高爾基的心中和他父親的印象所聯繫着的一切。

假如不是因為他的外祖母的話，那麼高爾基大概永不會知道任何關係他父親的事實。這是一個平凡的俄國人，他毫無形跡地就從這個世界上消逝了，既沒有在他身後留下一些文件或是信札，甚至也沒有留下了一幅他自己的畫像。

阿達夏（註一）從他的外祖母所告訴他的關於他父親的一切事情當中，終於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孩子們生出來是專為被鞭打的：阿達夏本人的生活，被他母系方面的祖父——外祖父華西里·卡西林弄得痛苦不堪；而他父親的生活，也一樣被他父系方面的祖父——自己的親祖父沙瓦梯·皮西科夫弄得痛苦不堪。

註一 阿達夏是高爾基的教名阿歷克賽的暱稱。

這個莎瓦梯·皮西科夫當過兵，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他曾經在沙皇的軍隊裏服務過好多年，一直升到軍官的階級，但是由於他對他部下的殘暴行爲，就被剝奪了官職，流放到西伯利亞去。

這或許多半是因爲莎瓦梯·皮西科夫犯了真正可怕的罪行；但是無論如何，他在軍隊裏服務的那個時代，對待下屬的殘暴態度，是被視爲一個軍官的無疑的美德的。

在剝奪了他曾經濫用在他部屬身上的威權之後，莎瓦梯·皮西科夫就把他天性中最惡毒的性格，都發洩到他的兒子（就是高爾基的父親）瑪克辛的身上。

瑪克辛屢次地想從家裏逃走。這位老兵士就用獵犬來追趕他，在每次追到之後，就把他鞭打得幾乎死過去。

當莎瓦梯·皮西科夫死了的時候，高爾基的父親瑪克辛就離開他的故鄉，在流浪過全西伯利亞之後，最後終於到了伏爾加河旁的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註二）。他在這兒進了一家細木器店當學徒，學會了製造傢俱，裝飾房屋和裱糊壁紙。

這家木匠店，緊鄰着卡西林所開的染坊；而卡西林的女兒瓦麗亞，後來就成了瑪克辛·皮西科夫的妻子。

在他們結婚之後，瑪克辛·莎瓦梯維奇就和卡西林一家人同住在一起了。一八六八年這一年

註二 意譯爲『下新城』，自一九三二年改名爲高爾基城。

(註三)，正是在他們家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一條最陰暗和最可怕的街道上的一所典型的中下層階級的小屋裏，皮西科夫家生了一個男孩子，他們爲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阿歷克賽，或者就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叫做阿達夏。

高爾基在『我的童年』一書裏，只有幾面是專講他的父親的。可是在讀到這幾頁的時候，每個人就會直覺地意識到：瑪克辛·沙瓦梯維奇該是一個多麼光輝的人，並且爲什麼高爾基要選他父親的名字來做他的筆名。瑪克辛·沙瓦梯維奇這位未來的名作家的父親，在他的年青時曾經被像鬼子似地追逐過，並且被像在一羣罪犯中的一個兵士一樣地行過刑。可是他還是用一副和愛的與善良的微笑面對着世界。

無論如何，卡西林家的人在他們非凡的兇暴上，是很像沙瓦梯·皮西科夫的，他們用一種永不熄滅的非常的憎恨在互相仇視着。

『卡西林家又在吵架了！』街上的頑童們時常這樣叫着，並且這種叫聲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聽到。

當他們吵架的時候，他們時常吵得天翻地覆，弄得全街馬上都知道了。但是當他們死心決意要對付某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就不聲不響地，隱秘地在幹着。他的外祖父華西里·華西里維奇·卡西林的兒子們——這是高爾基的舅舅們，就正是這樣來打他們自己的老婆——因爲這樣一來就

註三 高爾基是生在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沒有人會知道了。

瑪克辛·沙瓦梯維奇覺得在這所房子裏像是個外人，這也正是大家都非常仇恨他的原因。有一年冬天，卡西林弟兄倆把他丟到一個冰洞裏去。瑪克辛·沙瓦梯維奇好不容易才救活了自己的命。

他從沒有向任何人吐出關於這件事的一個字；他只是離開卡西林的家就罷了。

皮西科夫家的人，就沿着伏爾加河旅行到阿斯特拉罕去。瑪克辛·沙瓦梯維奇在那兒已經有了一個職業。

就當他們住在那兒的時候，皮西科夫的家庭遭遇到非常的不幸。當阿遼夏才四歲的時候，染了霍亂症，這種病是經常來光顧這個半亞洲的城市的。小孩子的病總算是好了，但是他的父親瑪克辛·沙瓦梯維奇却從他傳染了這個病而死掉了。

因此，阿遼夏又回到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卡西林家去，重新生活在那些曾經謀害過他父親的人們當中。

阿遼夏清楚地記得這次沿着伏爾加河的長途旅行，在這次乘船的冗長旅程中，他們經過了許多為秋天的手所撫觸過的樹林，經過了黃色的峭岸，並且還看到許多在遠方的好像玩具一樣的小小的城鎮……

卡西林家已經搬到一個新蓋的一所低矮的灰紅色的房子裏去，這所房子有一個傾斜的屋頂和

幾面凸出的窗子。

卡西林家的生活，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爭吵，毫無意義的漫罵，無情的鞭打，貪財和對於上帝的可怕的虔敬。

阿遼夏尤其不喜歡他的外祖父華西里。華西里維奇，他長着一把紅鬚鬚，兩隻綠眼睛，他的兩隻手就好像是塗滿了血，這是因為染料已經浸蝕進他的皮膚。他的罵人和祈禱，他的談話和教訓，都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溶合成爲一種嘎聲的苛性的悲泣，就好像鐵鏽穿進一個人的心竅似的。

阿遼夏直覺地覺得他的外祖父是他主要的敵人，他並沒有錯：他是被全卡西林家的人所虛待的，但是比任何入使他受苦最多的，這就是華西里·華西里維奇。

這是一種可怕的生活，但是比任何事情更爲可怕的，就是四圍的一切，都像在卡西林家裏面一樣的黑暗。

阿遼夏時常透過窗子看看大街。在右邊聳立着的，是關囚犯的黃色大營房。在左邊，是監獄廣場和監獄的灰色建築物，在它的四個角上，各有一座塔樓。

在營房和監獄之間，在泥濘的海洋當中，有着好幾排房子，是暗褐色的、綠色的和白色的。

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家，也正像卡西林家一樣，大家因爲『布丁』烤焦了或是牛奶凝結起來了而打架和吵嘴；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家，大家都只關心些細小的事情——鉢子和盤子，暖茶炊和油煎餅；並在其中的每一個且人家，大家都虔誠地慶祝生日和紀念日，泥醉得肚子要爆烈開來，和像

豬一樣地狂飲着。

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大家都這樣說着：『石頭的房子，鐵做的人』。

並且那些鐵做的人，相信他們所過的生活，是種真實的生活，是永遠深深地植根和堅固地建立在地球上面的。

阿遼夏覺得他好像是生活在一個深坑的底層。當他最初開始憎惡小市民的時候，因為他們只關心着一個銅幣和爲着一個銅幣發愁，並且他們的談話和興趣也是毫無意味的，那時候還很年青。

他想把他自己從這些人隔離開來，在什麼地方有一個完全是屬於他自己的一角。

在卡西林家的陰鬱的後院裏，在儘可能遠離開染缸和曬衣繩上的爛布片的地方，阿遼夏開闢了一小塊地，種了一些花，這些花都長得很好。但是有一天，當他去澆水的時候，他看見他的花床被連根拔起，花被在腳下踐踏了，並且卡西林家那頭用後腳踢倒了大門的豬，正在它們當中打滾。

人們也正用同樣的方式，衝進了高爾基的童年生活。他們用着同樣的無情的冷漠，來把這個小孩子所視爲親切的東西放在腳下面踐踏。但是在他的童年時代中，也有愉快的時候。

他的最大的愉快，這就是他的外祖母——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她在好多年後，對於『我的童年』一書的千百萬的讀者們是變得非常的親切和臨近。

這正是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培養了阿遼夏·皮西科夫對於人類幸福的樸素而奇異的信心，並且她防止卡西林家的陰鬱，會壓毀了這個小孩子的心靈。

她的處世的智慧，並不是從長期受難中所產生的那種勉強的和糝糊的智慧。

關於外祖母的每件事，都充滿了她自己所特有的一致的性格的表現，優美而又是好心腸的；這種溫暖，在她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個動作上都表現出來，舉如，當她從她黑色的嵌銀的鼻煙盒裏拿出一撮鼻煙，或者是用她年老而又堅強的手，在她出去散步的時候摘一些熟悉的藥草。

外祖母很憐憫人，她有關於森林生活的智識，並且喜歡編造故事。她用言語把這種同情，知識和摯愛，像最寶貴的東西一樣，傳給了她的外孫兒。

她把卡西林家的情形，過去的事情，藥草的性質和關於老母親烏斯泰或者是山賊的母親的悲哀的故事，講給阿遼夏聽。他的外祖母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口述的書——高爾基一生都深愛和珍貴這本書的。

他從奶娘葉甫琴妮亞那裏也聽了許多故事。奶娘喜歡講關於上帝和教士們的大膽的故事。上帝生活在人世上，從這一個村子走到另外一個村子，笨拙地干涉人們的事情，而他所用的方法，僅能表示出他是愚笨的，並且有時候是惡毒的。

並且在奶娘的故事裏面的有些人，也是不好的，——法官們談正義時，就好像它是一碼布或是一磅肉；地主們以他們的殘暴驚人，那種殘暴好像是無可原恕的；商人們非常貪婪，其中有一

個商人甚至爲了多得五十個戈比好湊成一千塊錢，而把自己的妻子和兒女賣給鞑靼人……。

阿達夏準備相信奶娘的故事，因爲圖利的法官，兇暴的地主和貪財的商人，對於他是非常的熟悉，並且在各方面都像卡西林家的人和住在鄰近房子裏的人們。

但是他的外祖母和奶娘的故事，也使得他確信，就是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是有好人的。

有一天，像這樣的一個人真正地在近旁出現了，就正在卡西林家的住宅裏。一個房客搬進了廚房邊的一間小房子，把它改成了——一個試驗室，他就在那裏面做各種試驗。關於這個圓肩頭，憔悴的和帶眼鏡的人的可疑的事情，並不在於他永遠忙著弄銅天平、火酒爐和圖表，而在於他從不因爲他的勤勞要一個錢，並且也從不表示出他對於錢的絲毫關心。

他是個沈靜的並且非常孤獨的人。自然，卡西林家的人是不能坐視這種情形的，最後外祖父卡西林終於通知要他搬出去了。

這個房客帶着他的天平和各種雜物消逝不見了，但是阿達夏永遠都忘記不了他。

他現在堅定地相信了，在故事裏面的好人，並不只是神話故事。他們一定是在和住在波萊瓦亞街或是卡拉特拉亞街的人不同的地方找到，而高爾基的童年，正是在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這兩條街上消磨掉的。

但是爲了要去尋找這些人，這就得從家裏漂流出去，儘可能地離得遠一點，正像先前那位房客一樣地消失了。阿達夏準備跟什麼人走，只想到其他什麼地方去，而不再生存在這種停滯的

獄圍中……。

時常有許多穿著罪犯的灰色衣服的人，從卡西林家的房子旁邊走過。他們在押送之日走向碼頭，再搬上三隻要把他們送到遠方的輪船上去。阿達夏羨慕他們。寧可在押送之下，腳上帶著鐵鍊被送到什麼地方去，只要能走到什麼地方去就夠了。

有一天，一大隊的罪犯從街上走過。阿達夏被其中一個人的極可怕的相貌所吸引住了，這個人的額頭上有一個大的紅傷口，還有一隻被攔得非當可怕的車架。

阿達夏就在人行道上跟着他走。突然間這個罪犯對他愉快地叫道：

「喂，小伙子，來跟我們走一趟吧！」

阿達夏立刻跑到這個罪犯身邊去，假如不是押送的人把他趕開去，他也許會跟這個人走，他不管到那兒去，只要能到什麼地方去，永遠不再回來。

他回到家裏去，生活仍然是單調無味地在向前爬行着。只是卡西林家住的房子已經改變了。

他的外祖父已經從烏司本斯基街的灰紅色的房子，搬到波桑瓦亞街的一所大房子裏面去，這所房子的地下室裏還有一個酒窖；他們從那兒又搬到卡拉特拉亞街的有着紅牆和藍窗戶的房子裏去。

阿達夏非常煩惱和憂鬱。有時候，他想做一些任性的無理的事，來克服這種感覺。他會爬上屋頂把煙囪塞起來，或者是把鹽撒在菜湯裏，或者是用一個紙捲兒，把灰塵吹到廚房裏的掛鐘裏面去。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有時候，他在各方面所目擊到的殘暴，會引起他心中的另一種感情——憎恨。有一次，當阿達夏看見他的繼父毆打他的母親，並且用腳踢他的胸膛時，他就抓起一把小刀，向他的肋骨刺過去。

當高爾基走到人世間去謀生活的時候，他才十歲。他的母親已經死了，他的繼父已經賠光了一切東西並且失掉了職業，他的外祖父也已經破產了。

他得開始靠工作來維持生活。

他先後在鞋店裏當過跑街，在輪船上當過洗碗碟的人，在繪圖師家裏當過學徒，在神像鋪裏當過學徒，做過拾垃圾的和捕鳥的人。

在鞋店裏，店老闆用他關於女顧客的各種討厭的故事，而大司務則用威嚇弄得高爾基的生活苦痛不堪，而沙夏——這是卡西林家的一個孩子，也在鞋店裏服務——則常常把針插在鞋子裏，因此當高爾基來刷鞋子上的灰塵時（這是他的工作），便常被刺痛了手指。

高爾基站在櫃台後面，向窗外看過去。這是一個非常嚴寒的日子，只有幾個人在外面走。馬匹慢慢地，在風雪裏跋涉着，從靠近的一個鐘樓上得來了單調的教堂的鐘聲，他當時所希望的一切，就是他的那位爛眼的目光模糊的東家，會因爲一些平常的小過來挑剔他的錯子而把他開除掉。